

外公的一生都和淮海路分割不开,他年轻的时候,六个孩子都在淮海路以南的石库门旧宅出生。上世纪七十年代初,全家搬到了淮海路以北的新式里弄,外公在这里一住就是半个世纪。

从我记事开始,外公几乎每天都会去淮海中路襄阳路北路口的襄阳公园,听人唱歌、看人跳舞,和老伙计们谈天说地,如果有儿孙相陪,那他一定会花几毛钱,让我们这些孩子过一把旋转木马的瘾,外公管它叫作“电马”。现在回想起来,小时候的我却更喜欢静安公园里的“电马”,儿童用品商店,上海小孩想必都不陌生,那片商店真的是孩子的乐园。不知道多少次,我缠着外公带我去店里过过瘾,哪怕在橱窗上看上十分钟也是好的。外公不掌握家里的财政大权,所以指望外公买单是不可能的,记得我五岁那年,在橱窗里看到一套精美的山村小火车,外面是两块塑料拼接而成的箱子,箱子表面有很多圆孔,可以根据自己的喜



小时候最开心的时光,莫过于跟外公坐上无轨电车,去老大昌吃搅奶油。我很喜欢坐电车,尤其是长长的巨龙电车,听着那特有的电机轰鸣声,看着窗外霓虹璀璨的淮海路街景,吹着风,别提多得意了。我至今都还记

得外公给我买搅奶油的情形,那时候老大昌的搅奶油是“散装”的,营业员用勺子盛上一勺搅奶油,软绵绵地放在瓷盘上,然后给一把金属小调羹。那时候,搅奶油里面会掺一些细碎的冰粒,味道十分特别,这么些年来我一直忘不了那个味道,只可惜长大后,再也没有吃到过那样的搅奶油了。

襄阳公园的对面有一家六一儿童用品商店,上海小孩想必都不陌生,那片商店真的是孩子的乐园。不知道多少次,我缠着外公带我去店里过过瘾,哪怕在橱窗上看上十分钟也是好的。外公不掌握家里的财政大权,所以指望外公买单是不可能的,记得我五岁那年,在橱窗里看到一套精美的山村小火车,外面是两块塑料拼接而成的箱子,箱子表面有很多圆孔,可以根据自己的喜

好将一节小轨道固定在圆孔上,组成铁道线,电动火车头牵引着两节车厢,就能在上面开。我跟着外公看到了它,缠着妈妈买下它,那是我童年最喜欢的玩具。

五岁那年,我生病住院,淮海路北边的邮电医院,外公把我的小火车从家里带来,想减轻我住院的难受和恐惧,我却不小心让火车头从病床下摔了下去,摔坏了电池仓的盖子,虽然经过了修复不影响小火车的运行,但我一直很心疼,以后只是放在家里的玻璃橱里,很少拿出来玩。这套山村小火车一直伴随我上大学,后来因为搬家而不见了,这几年在网络平台的怀旧玩具商店里,我也从没见过它。

有很长一段时间,我没有和外公生活在一起,再和外公朝夕相处的时候,外公已经年迈,很多事情都已不同往昔,只有襄阳

公园依然是他晚年经常会去的地方。那时候,旋转木马拆除了,向阳儿童用品商店不在了,那碟搅奶油也只是留在记忆里。因为长期的分离,我和外公之间的情感算不上浓烈深厚,但那些在淮海路上有关外公和我的点滴回忆,成了我跟外公进行情感交流的独特方式。

从前年开始,外公的身体每况愈下,经常要去襄阳公园边上的医院报到。去年十月中秋节那天,90岁的外公走完了一生,在淮海医院里离开了这个世界,当天我在远方,没能和外公告别。妈妈说,外公走得安详,可能是因为身边都是他熟悉的街景,让他安心、坦然,特别是淮海路上的梧桐树,绿叶落了几十回,外公没有失约任何一次,就在去年秋天那次落叶的时候,外公最后一次陪伴它们,一起凋零。后来,每次路过这里,我都会想念外公,在淮海路的人群中,仿佛总能见到一个满头银发、背脊挺拔的身影。

我的院子里,终于有几棵活着的枇杷苗了。前院的那棵,是去年在小区散步时,看到路边野生的,就轻轻地拔了起来,小心地移植过来的。经过一个严冬,头上最娇嫩的两片叶子焦掉了,我总担心它活不过来。还好,甚慰我心,仅存的三四片叶子,终于没有枯黄。

后院,我撒菜籽的地方,至少有三枚秧苗。这是去年,我特意埋下十几颗枇杷核的成绩。经常浇水,差不多半年,才看见影子。

对于枇杷,我是有心结的。倒并不是因为我老家的行政村名——枇杷村。

我读小学时,在乡下,一到农忙季节,学校就放假。母亲安排我们兄妹三个在田埂上摘蚕豆,并许诺不偷懒,摘满三大篮子,收工时就给我们买枇杷吃。一想到那黄澄澄的,一个个饱满得像小灯笼似的枇杷,我们就垂涎欲滴。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,手脚并用,多快好省。三大篮,不折不扣。母亲没有食言,去枇杷园称了两斤。

晚上,我分得五个枇杷,如获至宝。两个藏起来带到学校吃,两个给外婆尝尝(当时我跟外婆住),一个忍不住当场吃了。当弟弟建议可不可以自家种枇杷时,爸爸笑着说:“枇杷核一旦沾上唾液就发不了芽啦!”这下,我们急了,怎么能不沾唾液呢,我们恨不得把核都咬开来吃下去呢。爸爸看我们着急,就出了个主意,那干脆把一个个团枇杷种在泥里吧。我是老大,这个牺牲只能由我作出。我万般心疼地把最大的一颗埋在屋后阴湿的地上。以后每天一放学,就去看。两个礼拜过去了,毫无动静;又是两个礼拜过去了,依然如故。我真想挖开泥土看看个究竟,又怕伤了它而前功尽弃。我做梦都在盼望枇杷树发芽。

在焦急的盼望中,我住院了,高烧不止。母亲无条件地买了各种水果,放在床头,可我一点食欲也没有。那天外婆来看我,带来了振奋的消息,我种的枇杷终于出土了,冒出的两片叶子嫩嫩的、绿绿的,小家伙,一见到阳光就疯长,一天能长一指节高呢。说来神奇,一高兴,我的病不药而愈了。我出院时,我的枇杷树真的差不多有我小腿高了。直到树第一个果,我才知道这是外婆用十个鸡蛋跟人家换了树苗种下的。后来,我在外读书,母亲信上也常提到枇杷树开花、结果的事。我工作后,常犯咽喉炎、“百日咳”,母亲就用枇杷叶炖冰糖,一回回,家里的那棵树,俨然是我生命的郎中。

十几年前,爸爸、外婆相继去世,枇杷树不知怎么,也死去了半棵,只剩下一个枝杈,孤零零地在空中苟延残喘。谁也不指望它能结几个果。

今年五一假期,回去,见那枇杷树,已亭亭如盖矣,树枝上挂满了果。母亲说,今年是大年。我的眼泪,突然夺眶而出。

又到枇杷熟了的季节,我想外婆,我想爸爸。我祈愿,我手植的枇杷苗,活过一个又一个春秋。

同山酒馆,位于虹口天宝路南端老运输公司,即“交运五场”对门。老板来自浙江诸暨的同山镇,说一口蹩蹩的绍兴话,会做酒,人称“同山酒佬”。同山酒店,两开间的门面虽不大,但有径深;前柜后作坊。自产自销的“同山烧酒(又叫‘林林’),小有名气。据说,早在春秋战国时期,同山镇乡民就用当地种的“糯高粱”,酿制烧酒。因为地处盆地,常年恒温窖藏,因而酒质清冽,口感甘冽,被称为南派清香的典范。作为世代相传的“纯高粱手工蒸馏酒”,其度数多在60度左右,很配平民汉子的胃口。

### 同山酒馆与「同山西施」

胡根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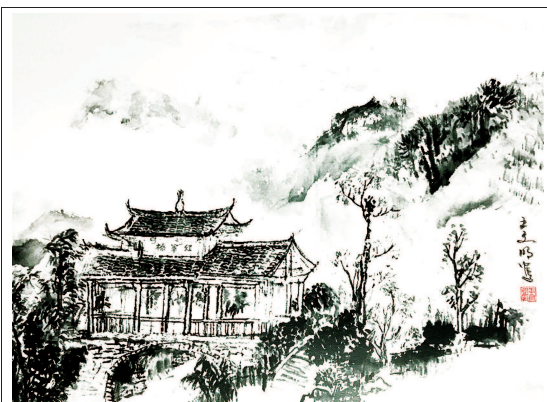
同山酒店,以零烤散卖为主。为揽酒客,老板娘还自制冷菜荤肴佐酒。于是,堂吃就有了风景。前来喝酒的,大多是对门的运输工,且单身汉子多,懒得自家“开伙仓(烧饭做菜)”。放工之后,索性把屁股落在了酒店的板凳上,咪二两“同山烧”,就一盘花生、卤味,或点一盆时鲜蔬菜,就大快朵颐了。尤其是夏季,门前搭凉棚,一众坐立率性的汉子,嗓门声高,沸反盈天!

老板娘更擅长制作家乡的“西施团圆饼”。这种用香脆萝卜、青葱、香椒与鲜猪肉拌和为馅,手工制成的扁圆饼子,经文火煎烤而食,味爽而不腻、微辣杀口;鲜香诱人,既得味蕾之诚,又能当饱充饥;很得酒佬的青睐。诚然,老板娘长得好看,也是生意好的“佐料”。而其美人坯子的独生女儿,更是讨人欢喜。由此,一众汉子吃喝说笑,难免插科打诨,开开老板娘的玩笑。“小绍兴”司空见惯,也不生气,至多笑骂一句。汉子听了,一通大笑,如此欢愉,不到掌灯是不肯回去的。

说起故乡诸暨,“小绍兴”眉飞色舞:“牙(我们)诸暨历故以来就是好地方。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;以身报国,助越灭吴格美女西施……”傍邻的教书先生书鸿林,晒之:“呵!噢!你家闺女(女儿)不就是活脱脱的一个赛西施嘛。”“同山西施”就此叫开。相貌俏丽、条干修好的“同山西施”,眼界忒高,周遭的小青年,没人入她的眼。

那天,有权有势不好惹的吴省山在亚轩酒楼请客。姚胖子主厨,菜是没的话说;酒嘛,当然是“同山烧酒”。于是,“小绍兴”赶紧唤娘子去送。吃得兴起,吴省山喝令姚胖子加烧几只拿手菜。酒不够,就催催再送。老板娘正在灶上忙,就让女儿代办。菜好酒香,又逢美人来仪,吴省山就扯她陪酒。为息事宁人,就饮了一杯。邻座的酒客虽为之侧目,但敢怒不敢言。当然,也就惊动了正在炒菜的姚胖子。他竟破例出菜。上桌时,有意一个踉跄,将菜盘倾倒在吴的身上。于是,恼火、斥骂、纷乱。姑娘趁机溜脚。事后,众人都挑大拇指夸姚胖子仗义。

一场闹剧本来就此收场,没承想吴省山欲娶“同山西施”。莫说姑娘不同意,就是爹娘也断难从命。有人出主意,不如让姚胖子娶了“同山西施”,以绝其念。亦有人摇头,说姑娘的眼界高,一个厨子怎入她的眼?没料想,小姑娘居然应了。大家都拍巴掌。事后,有人问:姑娘,你糠箩拣到米箩,怎就肯嫁了厨子?“同山西施”一脸正色:嫁人嘛,品行最要紧!一言既出,众人个赞。



红军桥(写生) 王文明

从前的书,都是一部一部论的。印的时候分成很多卷,读的时候,一卷一卷读。开卷有益,掩卷沉思,手不释卷,有点像今人须臾离不得的手机。古人读书有“三上”:枕上,厕上,马上。一卷在握,分量不重,字印得有点密,也没有标点符号,很适合“三上”。

薄薄的书,让我这个工科生获得了一点中外现代小说的营养,受益至今。相比于正襟危坐的读书,我更喜欢卧读。躺在床上或沙发上,一册在手,物我两忘。可惜的是,如今的书”下面,早已没有了“卷”。很多书越做越厚,封面挺括,腰封华丽,重得像砖块。有些大部头的书,尽管分了上下册、上中下三册,仍然像砖块。卧读厚书,我只能把书放在枕边,侧着脸读。很担心长此以往,颈椎会出问题,视线也会变斜。

当下,读电子书的人不少,一机(iPad)在握,一派(iPad)在手,自有读不尽的书。我顶多在手机上读一些长文,真要读书,依旧喜欢一页一页翻书,喜欢闻新书的墨香,闻旧书在书橱里搁久了的味道,沉静、清冷。

纸质书的另一个好处,是可写批注。读时但凡有心得,可写在天头地脚和前口处。设若脂砚斋从未在《石头记》上

切成“滚刀块”,然后把淘洗干净成糊状的山芋糊倒进锅,搅一搅,烧开后,山芋“粑粑子”就山芋糊糊的“饭”做好了。我学会了做这样的饭,还能将山芋粉、高粱粉、小麦粉和在一起擀成面条。春天是种山芋的季节,将保存着的山芋切成块,埋入土里时将山芋块上有芽的朝上。山芋苗很快钻出来,转眼长成山芋藤,那绿色的藤铺满了一垄垄的地,煞是好看。山芋几乎不用管,不像高粱要一遍遍地锄地松土。收获时,抡起锄头,三五五个比饭碗还大的山芋连着藤一并带出。老

山芋,又叫甘薯、红薯、地瓜,熟悉它的人很多,查阅资料,说它营养丰富,含维生素、微量元素、叶酸、膳食纤维等等,可在困难时期,人们关注的还是它的果腹作用。

我上小学四年级时,正值上世纪六十年代初,那时我家住在福建龙岩的部队大院,当地人说的“地瓜”,被母亲称为山芋,那种深黄或山的山芋干软糯香甜,是我们姐弟几个最爱吃的零食,只是很少吃到。

母亲带我们几个到上海外公外婆家探亲,外公带母亲带去的全国粮票到粮店换山芋。我看着外公将山芋洗净

切成“滚刀块”,然后把淘洗干净成糊状的山芋糊倒进锅,搅一搅,烧开后,山芋“粑粑子”就山芋糊糊的“饭”做好了。我学会了做这样的饭,还能将山芋粉、高粱粉、小麦粉和在一起擀成面条。春天是种山芋的季节,将保存着的山芋切成块,埋入土里时将山芋块上有芽的朝上。山芋苗很快钻出来,转眼长成山芋藤,那绿色的藤铺满了一垄垄的地,煞是好看。山芋几乎不用管,不像高粱要一遍遍地锄地松土。收获时,抡起锄头,三五五个比饭碗还大的山芋连着藤一并带出。老

山芋,又叫甘薯、红薯、地瓜,熟悉它的人很多,查阅资料,说它营养丰富,含维生素、微量元素、叶酸、膳食纤维等等,可在困难时期,人们关注的还是它的果腹作用。

我上小学四年级时,正值上世纪六十年代初,那时我家住在福建龙岩的部队大院,当地人说的“地瓜”,被母亲称为山芋,那种深黄或山的山芋干软糯香甜,是我们姐弟几个最爱吃的零食,只是很少吃到。

母亲带我们几个到上海外公外婆家探亲,外公带母亲带去的全国粮票到粮店换山芋。我看着外公将山芋洗净

作批注,红学界将蒙受多大的损失?金圣叹评点《水浒传》西厢记,最初的形式,也是批注吧。

如今,仿佛什么东西都过剩,包括书。我常常瞎想一番——为什么当下的出版人,总喜欢弄出一块又一块厚薄不等的“砖”?为什么不能多费些封面封底,印一些分成很多卷的名著和新著?不必精装,无须腰封。可夹在床头,方便人们躺着看手机的手机架

早已问世。为什么书的设计者,不能设身处地地为卧读爱好者想一想呢?从统计学的角度看,把厚“砖”分解为卷,也有利于提振读书人的士气——“读书破万卷,下笔如有神。”“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。”“哎呀,你好有书卷气……”

下班回家,甲乙同事在地铁口相遇。甲急急地赶地铁,乙紧随其后。

甲:你不是一直在对面坐公交车吗?

乙:是,我现在都从地下通道绕上去,不从地面走。

甲:这样安全,不用等红绿灯。

乙:不是,每次在地面上过十字路口,看到我乘的车子一辆一辆刚好路过,心里就烦!地下走,看不到有什么车错过,也就不烦,哈哈。

甲男乙女对话,我在他们后面,站在自动扶梯上。听两人聊天,顿时有强烈的代入感:一辆公交车进入视线,十几米开外,但隔着马路,还有十几秒的红灯……眼睁睁看着它又大摇大摆地驶去……心里有1000个急啊悔啊失落啊。

人和人的纠结,原来大差不差,无论男女老幼。

城市街头,我有时最大的纠结是,每次在站台上等公交,你要等的那一路车,永远是最后才出现,似乎有意考验你的耐心,训练你的定力。而你无意乘坐的那些线路,一辆一辆,招摇飘过……等什么不来什么,不等什么偏来什么,这是一个什么玩意儿的“乘车定律”?还是只是一种自我心理暗示?

曾经年少,远远地见到公交车,便以百米冲刺速度,一路狂奔,生怕错过这一辆,生怕久等下一辆。听过几起“奔”出来,“赶”出来的事故,想想每次夺路而逃时刻的慌乱与危险,开始安慰自己:有什么特别要紧的事吗?真的要紧,不可以提前一点出发吗?

街头心理学

人和人的纠结,原来大差不差,无论男女老幼。

城市街头,我有时最大的纠结是,每次在站台上等公交,你要等的那一路车,永远是最后才出现,似乎有意考验你的耐心,训练你的定力。而你无意乘坐的那些线路,一辆一辆,招摇飘过……等什么不来什么,不等什么偏来什么,这是一个什么玩意儿的“乘车定律”?还是只是一种自我心理暗示?

曾经年少,远远地见到公交车,便以百米冲刺速度,一路狂奔,生怕错过这一辆,生怕久等下一辆。听过几起“奔”出来,“赶”出来的事故,想想每次夺路而逃时刻的慌乱与危险,开始安慰自己:有什么特别要紧的事吗?真的要紧,不可以提前一点出发吗?

街头心理学

周云龙

人和人的纠结,原来大差不差,无论男女老幼。

城市街头,我有时最大的纠结是,每次在站台上等公交,你要等的那一路车,永远是最后才出现,似乎有意考验你的耐心,训练你的定力。而你无意乘坐的那些线路,一辆一辆,招摇飘过……等什么不来什么,不等什么偏来什么,这是一个什么玩意儿的“乘车定律”?还是只是一种自我心理暗示?

曾经年少,远远地见到公交车,便以百米冲刺速度,一路狂奔,生怕错过这一辆,生怕久等下一辆。听过几起“奔”出来,“赶”出来的事故,想想每次夺路而逃时刻的慌乱与危险,开始安慰自己:有什么特别要紧的事吗?真的要紧,不可以提前一点出发吗?

街头心理学

周云龙

人和人的纠结,原来大差不差,无论男女老幼。

城市街头,我有时最大的纠结是,每次在站台上等公交,你要等的那一路车,永远是最后才出现,似乎有意考验你的耐心,训练你的定力。而你无意乘坐的那些线路,一辆一辆,招摇飘过……等什么不来什么,不等什么偏来什么,这是一个什么玩意儿的“乘车定律”?还是只是一种自我心理暗示?

曾经年少,远远地见到公交车,便以百米冲刺速度,一路狂奔,生怕错过这一辆,生怕久等下一辆。听过几起“奔”出来,“赶”出来的事故,想想每次夺路而逃时刻的慌乱与危险,开始安慰自己:有什么特别要紧的事吗?真的要紧,不可以提前一点出发吗?

街头心理学

周云龙

人和人的纠结,原来大差不差,无论男女老幼。

城市街头,我有时最大的纠结是,每次在站台上等公交,你要等的那一路车,永远是最后才出现,似乎有意考验你的耐心,训练你的定力。而你无意乘坐的那些线路,一辆一辆,招摇飘过……等什么不来什么,不等什么偏来什么,这是一个什么玩意儿的“乘车定律”?还是只是一种自我心理暗示?

曾经年少,远远地见到公交车,便以百米冲刺速度,一路狂奔,生怕错过这一辆,生怕久等下一辆。听过几起“奔”出来,“赶”出来的事故,想想每次夺路而逃时刻的慌乱与危险,开始安慰自己:有什么特别要紧的事吗?真的要紧,不可以提前一点出发吗?

街头心理学

周云龙



### 美食

### 七夕会